

王

华写

迎书记

安徽人民出版社

快 书

迎
书
记

王 华 写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迎 书 記

王 华 写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50 印张: $\frac{3}{5}$ 字数: 11千

1963年12月第1版

1964年2月合肥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4,000册

內 容 簡 介

这本书里收进了“迎书记”和“接闺女”二篇快书。“迎书记”热情地歌颂了积极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的公社书记老孙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刘长其；巧妙地批评了不愿参加劳动，脱离生产实际的赵队长。“接闺女”表扬了舍己为公的老农民王金老；批判了他老伴王二嫂的一些自私自利思想。

这两篇作品所写的故事十分生动风趣，而且能读易唱。



目 录

迎书記.....	1
接閨女.....	13

鄭
早
年
記
PD

迎 书 記

白花花太阳照屋脊，
大队长老赵收拾停当去赶集。

“飞鸽”車刚刚推出院，
从后头扑通扑通跑来张會計。

(白)“赵队长！”“什么事？”

“公社里刚才来电话，
說要来个党委書記姓孙的，
孙書記今几个就要来咱队，
赵队长，你可知道这消息？”

大队长聞听猛一楞，
伸手不住挠头皮。

噢……

怎么才来就要下咱队，
难道說他觉着这里有問題？
大队长掉轉車子往回走，
边走边叫张會計：

“你再去要个电话到公社，
問一問書記是几点几分动身的，
算清楚什么时候到咱队，
咱这里准备迎接好来得及。”
說完話他把車子推进院，
到家里把鋼笔小本都找齐，
出門来刚想去找刘支書，
猛想起他在村西挖河泥。
咳！这同志大处不算小处算，
金彈子打鳥不合宜。
队里的全面工作他不問，
偏偏去搞些鋤地挖泥的小噁噁。
队委会上大伙还都批評我，
說我劳动不如他积极。
依我說，看問題要往大处看，
哪能光看自己的上眼皮！
象今几个，公社書記头回来咱队，
要没人接待岂不成問題。
大队长想着想着来到队，
一进屋差点和會計碰个鼻对鼻！
會計說：“公社的电话已要过，

孙書記刚动身，一时半刻不能来到咱
这里。”

队长說：“难怪你算盘珠子捋得死，
不能夠机动灵活看問題。

从公社到咱庄足有八里路，
孙書記下队自然騎‘洋驢’嘍！”

(白)“騎車子？”“对！

你赶快把队部屋里扫干淨，

各种报表准备齐，

我先到村西大路口，

去迎接咱的新書記。”

大队长一条一条安排好，

这才大步流星奔村西。

他站在崗上朝远望，

专注意路上有没有个騎車的。

大队长站着站着觉得头发燙，

噢！原来是当頂太阳晒头皮。

他正想找个树涼影，

忽然間，从正西一輛車子来得疾。

大队长急忙下崗朝前跑，

誰知道刚跑几步就洩了气。

那輛車沒到路口就拐了彎兒，
原來是個過路的。
大隊長心中正懊惱，
打村里跑來張會計。

（白）“趙隊長，準備齊啦！”“知道啦。”
算時間書記早該到啦，
可到如今不見人影真着急。
莫非他人生地疏岔了道兒，
走着走着把路迷？

（白）“張會計！”“有！”
“你快點到我家去騎車子，
順着那村東小路去迎孫書記，
迎着了趕快給我報個信，
動作麻利迅速莫遲疑！”

“是！”張會計領了任務轉身走，
大隊長獨自一人奔正西。
他來到村西河堤上，
手搭着涼棚看仔細：
河灘上，十幾個社員正勞動，
穿梭般唱着號子抬河泥。
眾社員也有說來也有笑，

歌声笑語遍地起。

河底下远远来了人一对，

抬着那一筐河泥走得疾。

那筐泥，少說也有二百多斤重，

压得那扁担忽閃忽閃的。

前走的，一身泥点满头汗，

后跟的，满头汗水一身泥。

他二人越走越近来得快，

好嘛，后头的那位原来正是支書刘长其！

（白）“老刘！”“噢——”

大队长扯着嗓門高声叫，

惊动了抬泥的支書刘长其。

（白）“是老赵啊，什么事？”

“別提啦，这件事情很奇怪，
老綿羊上树真稀奇！”

（白）“倒底什么事？”

“公社里刚才通知咱，
說新来了一位孙書記，
孙書記今几个一早就下咱的队，
可偏偏到处迎不着这位新書記。”

刘长其笑着指指身旁那同志：

“这不是孙書記！”

（白）“什么？！”

大队长只觉得“轟”的一声头发懵，
就好象当頂响了一霹靂。

好半晌还是書記先說話：

“老赵同志，劳你白等真是对不起。”

大队长这才想起开口問：

“孙書記，你为啥不把車子騎！”

“我走路已經成习惯，

有車我也不想騎。

你看看——”孙書記指指他身后，

“我还背着一只破粪箕哪！

我一边走路一边拾大粪，

这叫做走路积肥两合宜。”

孙書記說完呵呵笑，

大队长鬧了一个紅脸皮。

刘长其这时搭了話：

“老孙的精神值得咱学习。

他刚到咱队就劳动，

硬要和我一起抬河泥。

一口气抬泥十几筐，
哪一筐装得不滿他不依。
你別看書記年紀比咱大，
論劳动可算是个好样的。”

孙書記一旁忙摆手，
“这点小事值不得提。

我这人从小到大沒閑慣，
不干活倒覺渾身不适宜。”

孙書記轉臉望着大队长：

“老赵同志，咱队里当前有些啥問題？”

大队长一听書記問，
吞吞吐吐怪着急。

“队里的問題可不少，
这些个問題——的确成問題。”

“你說說問題究竟有哪些？”

“哎！馬尾拴的豆腐沒法提。”

(白)“倒底什么問題呀？”

“这、这、具体的情况我还没統計。”

(夹白)还是不知道啊！

孙書記脸上虽然沒帶笑，
可态度仍然怪和气。

“老赵啊，咱队的三百多亩麦地
没上粪，

棉花地里也没上底肥，
全队的积肥任务没完成，
这些都是大问题啊！”

嘿！孙书记刚刚来到这儿，
咱队的问题他都摸了底！

“孙书记，这些问题我知道，
缺肥的情况我都清楚的。”

“那你们准备咋解决啊？”

“这个嘛，我还没有想出好主意。”

“对呀！一人唱不了八蜡庙，
三人肚里有本戏。”

孙书记伸手筐内抓一把，

“主意这不是现成的！”

（白）“挖河泥？”“对！”

“这、这、这个主意好倒好，
怕的是社员干活不积极。”

大队长刚刚说完这句话，

河滩下，有个社员高声呼唤刘长其：

（白）“老刘啊，老刘——”“什么事？”

“李四喜他們抬夠二十筐啦！”

“不要緊，咱們能攆上他！”

嗨！挖泥的原來正在搞競賽，

眾社員人人都想爭第一。

劉長其一捋袖子開言道：

“老孫啊，咱們一定要趕上李四喜！”

孫書記一旁微微笑，

“對！村看村，戶看戶，社員就看咱
帶頭的。

當幹部就得鋪下身子帶頭干，

咱要不帶頭，群眾干活怎么能積極。

領導人以身作則很重要啊，

老趙同志，我說的這話可在理？”

（白）“啊——是——”

聽完了書記一席話，

大隊長臉熱心跳把頭低。

書記說：“老趙同志，現在請你先回

去，等下了工再回隊里談問題吧！”

說完話二位書記抬起筐，

一溜小跑上了河堤。

大隊長有氣無力往回走，

想想这，想想那，一块石头压心底。
咱書記头回下队就劳动，
我却想丢下生产去赶集。
咱書記有車不騎偏跑腿，
下队工作还背粪箕；
我平日东庄西村懒得走，
出門就想把車騎。
咱書記刚到就和社員擰成繩，
有說有笑、热热呼呼真亲密；
我这人光会指手划脚說空話，
干起活来沒力气。
前二年，論劳动咱也算上一把手，
老少爷們都夸咱积极，
社員們都愿和咱說句知心話，
有困难大伙一起出主意。
那时候我在二队当队长，
生产劳动是帶头的，
自从我当了大队长，
說得多干得少，社員都离我远远的。
看問題，主觀想象不全面，
搞生产，越来越觉沒主意。

刘长其三番五次和我談过話，
队委会上我也挨过批。
都說我不参加劳动生产搞不好，
这样发展下去可了不的！
我却把这些良言当作耳旁风，
糊里糊涂照样干我的。
旧社会，我也是苦藤結的苦瓜紐，
解放后翻身才把头抬起。
我不該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咳！赶快回头还来得及。
大队长只顧低头想心事，
从正东来了騎車的张會計。

（白）“赵队长！”

张會計翻身下車擦擦汗，
呼哧呼哧把話提：

“我大路小路都跑遍，
就是沒見咱的新書記，
說不定書記临时变了卦，
下队的計劃改日期。
咱在这儿空等也无用，
白挨太阳晒头皮。”

“庄稼人那能害怕太阳晒，
要怕晒除非思想有问题！”
哦！一句话说得会计发了楞，
瞅着他扑达扑达眨眼皮。
大队长把“飞鸽”车子靠树下，
手拉着会计奔河堤。

“走！社员都在积极把活干，
咱不能站在一旁耍嘴皮。
当干部带头劳动很重要，
党的指示难道你忘记？”
哟！张会计张口结舌直纳闷儿，
心想这是咋搞的？
大队长刚才还不是这个样，
为什么一会儿就改了老脾气？
(夹白)转变啦！

正想着二人来到河滩上，
大队长摸个大筐就装泥。
众社员见队长会计来劳动，
嘴里没说可心里喜。
一霎时劳动号子震天响，
河滩上你追我赶夺红旗！